

新大陸

47

詩雙月刊



中國當代禪詩選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八年八月第四十七期/Aug. 1998



| | |
|------|-----|
| 目錄 | 封面裡 |
| 編輯筆記 | 1 |

詩創作

| | | |
|-----|---|-----|
| 馬永波 | 偽敘述：鏡中的謀殺或故事 | 2-3 |
| 蕭麗芳 | 羅網／致詩人 | 3 |
| 向明 | 太師椅 | 4 |
| 歐陽昱 | 至境 | 4 |
| 亞君 | 灰塵 | 4 |
| 雪陽 | 荒年／南牆 | 5 |
| 虛澄 | 四分之一 | 5 |
| 陳東東 | 下降／小詩／點燈 | 6 |
| 小海 | 村莊／自我的現身 | 7 |
| 黃伯飛 | 說詩小札 | 8 |
| 遠方 | 警鐘 | 9 |
| 李彤 | 玉蘭 | 9 |
| 杜運燮 | 同 | 10 |
| 幽子 | 冷夜 | 10 |
| 方思 | 季節 | 11 |
| 魯鳴 | 心靈獨語 | 11 |
| 野鬼 | 填空／囚徒 | 19 |
| 非馬 | 蚊蚋意志／擱筆亭／春 | 20 |
| 車幼鳴 | 夏夜變奏曲 | 20 |
| 有馬敲 | 澳門即興 | 21 |
| 林野 | 農事閑傳／輿論 | 21 |
| 伊沙 | 我又寫到了公共汽車／抵達礦區／受之有怕 | 22 |
| 章平 | 生者對死者的說三道四 | 22 |
| 冬夢 | 火不懂得喊痛我如何辨別你最後焚灰的聲音／一隻青蛙一張嘴花花綠綠的是說話還是喝水 | 23 |
| 馮亦同 | 落花崖贈楓 | 24 |
| 高曉昀 | 雨巷／清明／春天 | 24 |
| 達文 | 後院的旗杆 | 25 |
| 方舟 | 一種車票 | 25 |

| | | |
|-----|-----------------------|----|
| 田原 | 車過長江／麗日 | 26 |
| 尹玲 | 透視 | 27 |
| 胡曙光 | 走調 | 27 |
| 陳銘華 | 西安歷史博物館／酒後遊碑林／俑／小雁塔清談 | 28 |

中國當代禪詩選

| | | |
|-------|-----------------|-------|
| 張子清 | 中國當代禪宗詩一瞥 | 12-15 |
| 雷默 | 12月初棲霞山／雪後／風的感覺 | 15 |
| 孔孚 | 聖鐘岩下／萬佛頂一瞥／峨眉的風 | 16 |
| 安安 | 群星之外／光陰 | 16 |
| 江雪 | 茅山秋行／三月 | 16 |
| 莫雅平 | 鬍子／河 | 17 |
| 南野 | 敘述著的孤寂／如果秋天的黃昏 | 17 |
| 三陵 | 塵緣以外／醉魚唱晚 | 18 |
| 胥弋 | 泉邊望月／甘露泉 | 18 |
| 葉慶瑞 | 聽蟬 | 18 |
| 拉塞爾·梁 | 驢舍：人舍 | 19 |

譯詩

| | | |
|----|-------------|-------|
| 秀陶 | 韓國詩人徐廷柱的散文詩 | 29 |
| 非馬 | 卡法非詩選 | 30-32 |

評介

| | | |
|-----|----------------------------|-------|
| 非馬 | 《微雕世界》自序 | 33 |
| 車前子 | 嚴肅場所 | 33-36 |
| 黃梵 | 縫隙和折衷 | 36 |
| 劉耀中 | 二十世紀下半葉戰後英國詩壇的主宰 菲利普·拉金 | 37-38 |

詩訊

| | |
|----|-----|
| 詩訊 | 封底裡 |
|----|-----|

| | | |
|----|------------|----|
| 非馬 | 雕塑·臥佛 | 封面 |
| 羅青 | 繪畫·寂寞如奇峰突起 | 封底 |



編輯筆記

●編者在前兩期的〈編輯筆記〉中曾提到過，近年來本刊來稿頗多，而取捨之間，自有各種因素在內，發表的未必全是佳作，同樣道理，不曾發表的，並不代表就是劣作。本刊每兩月才出版，有些稿子一擱經年，難免會令人有不滿意、不如意的地方，遺留總是很多。但在編者而言，卻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幾乎所有業餘的閒暇，都花在讀稿、選稿和編排的上頭去了。這一點請詩友們諒解，並繼續支持。

●由於作業程序，本刊每雙月十五號出版印刷本，但在網路上出現的時間則在每單月的月底或雙月初，且印刷本亦因郵寄相當費時，因此希望早點讀到本刊的詩友，請利用本頁右下方的網址登上網路，或到中文雅虎(www.chinese.yahoo.com)鍵入“新大陸詩刊”查詢。

●為了方便作業起見，以電子郵件方式投稿和來信的詩友，除Big 5碼外，請在信上註明中文的內碼，例如GB或Unicode等。

●本期的兩篇文章〈嚴肅場所〉和〈縫隙和折衷〉是從編者在南京時得到的一本未出版的詩刊《原樣》裡轉載過來的，對於所有默默耕耘的詩人及詩刊，不論他們能否繼續出版下去，我們都致以最大的敬意！

●感謝南京詩人雷默代為組稿，本期〈中國當代禪詩選〉得以順利完成。下期將推出特輯〈天津詩人作品選〉。

●劉耀中先生發表在本刊上兩期的〈亞歷山大港城四部曲〉一文有若干錯處，茲訂正如下：晉升英國駐埃及大使的是莫塔列夫，並非那亞姆；“綿延論”是柏格森，非相格森；亨利·米勒是美國作家，非英國作家；德萊爾死於一九九〇年。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洛杉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馬永波

偽敘述：鏡中的謀殺或其故事

1

首先出現的是一個人，在左下角，向中間長大，直到充滿大半個鏡面，轉身碎裂聲從鏡中傳來。背面的水銀開始滴落一個有黃色護牆板的大廳，瓣形樓梯羽毛扇，粉撲，燭光佈置的墳墓氛圍必要的耐心以及一個人的死，是寫下這首詩的保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內心的堅定至關重要”“你是指偏見和閑言碎語？”一個被計算了日子的人在鏡子深處（十米？）掙扎，水銀一樣變形

2

舞台正在上演一部歌劇，扇形的燈光和卷狀的金色灰塵，牆上的淺浮雕微微顫抖（石膏的。時髦的材料）葡萄形牆飾和漩渦般的鬚髮，紙糊的車輦老國王下棋，王子和公主騎馬捉蝴蝶他們並不模仿各自的父親，而是互相模仿“公主，你偷過我的蘋果，那是我樹上最大的一個。現在你打算怎麼賠償？”“那蘋果是生的，我吃了就拉肚子。”

3

一個小丑以屍體的形式出現在舞台一角畫成奧古斯都苦相，嘲諷著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將他口紅的甜味和寒意滲入每一個座位。“小丑總是讓人害怕，即使是最小的。”摘掉漩渦形假髮的男人（演員或法官）對侍者說，那侍者一副魚一樣的表情。“有個髒東西我消化不了。”“是海鮮吧？”“不，是小丑。”事情仍沒有進展。“你有線索了嗎？”

4

——“有了，一個好主意。”丹麥發音像發條

捲回去。表明線索與“好主意”取得一致後混亂的局面便會得到清理，那些歧義叢生的黑暗的街道，路燈裡燃燒的啤酒從工作服裡重重摔下的醉漢與警察寫下一個詞“加油站”，然後看見它在雪地裡變黑。沒有肥胖的灰蛾這是冬天，雪圍繞郵電大樓的鐵皮尖頂哥特式建築表明時代離我們不遠

5

國王是誰取決於我們何時見到他？多功能的蘋果至少可以和夏娃、牛頓有關，將神的爭鬥歸為萬有引力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把麥子和犧牲連在一起“大地烘烤的麵包。”但麥地上空的烏雲和進入麵包爐發酵的烏雲是不一樣的“金蘋果。”你是說女神們安排了這次謀殺赤著白色的足在冰雹和火焰中奔跑、尖叫披頭散髮，把雷電的金球擲向人間的筵席豎琴的琴弦抽搐，如燃燒的頭髮抽打穹頂上的穀穗

6

以至我們再也不能彈出準確的音調歌唱一些哪怕最單純最無意義的事物比如說一只蘋果，或一只鳥起飛前樹枝的下沉。“如果是您您怎麼辦？”“換個牌子的白蘭地。”心灰意懶“我需要十個小時的睡眠，才能聽懂別人說什麼。”現在一個高雅的女醫生出現在某一頁書中在一段文字中散發出科隆香水的體味“要咖啡還是強心針，您挑吧。”

7

作為線索的蘋果被帶著神性幻覺的小丑吃掉了。“我們懲罰不帶恨，只帶悲傷。由於有地獄和天堂，我們終會分離。”

但用伏特加代替眼淚是保持快樂的理由
“不，他高傲我也很高傲。如果他不請求我原諒
我的愛就會變成恨。”越來越暗的落地窗下
女醫生在身體裡培養一個公主，而你身份不明
繼續說著，“基督可以控制感情，所以他有智慧和生
命。”
“你不想當凡人所以即便折磨像我這樣的凡人。”

8

“我們就像身陷深淵的盲人期待彗星的經過。”
我們摸黑來到座位上，依靠傳呼機的熒光
剛好聽到，“那遲到的不是時尚的奴隸就是文盲”
那是去年，我們去看歌劇，在雨天裡吃小魚
小丑在過道上爬來爬去，嘴裡不時吐出
一兩只癩蛤蟆——智慧有毒的形式
“撒謊是做人的修行之一。”（此句默讀）
“我愛你。”午夜我們爬戶外樓梯像從深淵返回
在屍體堆成的激情的高峰顫慄。在鏡中隱隱出現

9

“死亡不能演！”但那是我們唯一的特長
我們是演員。我們只要活著就是在演死亡
一會尋死，一會又四處閒逛，暗中要使國王良心發現
他躺在紙盒子裡，忘記自己已經死了這個事實
“想到你會死會很不愉快，尤其是當你已經死了。”
“我要殺了你！”幾本劇本飄落在他臉上
他摺成紙飛機擲下舞台。它飛過黑暗時是白的
經過光則是黑的。“我早有預料，在各個朝代和場合
都難免一死。”
在所有方向的羅盤只有唯一的方向可走，時間是唯
一的計算單位

10

稍縱即逝的詞語。飛機經過一系列安了鏡子的房間
被抽象成一束折光。第一場中出現的人物
以王子、小丑、公主、醫生、偵探、我的面目
反復出現，但超不出一頁白紙的邊緣
落入事實的圈套。誰看見了這一切而不說出
從詞語到詞語的旅行，最終到達了一個

■ 蕭麗芳

羅 網

老蜘蛛
垂下一枚金牙
誘我交換掌中那張
令織女折服的 羅網
自此
我習慣朝每個暗黑角落
閃出黃金的微笑
問候那命途多舛的老蜘蛛

致詩人

復仇的另一組姓氏
因詩之名
在那群蘇黎世青年之間
相互追逐
有人手持利刃
刺中一個聲音
達達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可疑的文本。但死亡是確實的：一個人
被每一次講述重複殺死。但一個詞或一陣掌聲
就能讓他復活，展示迅速癒合的傷口：“死是雕蟲
小
計。”

11

我出生在一個邊遠的縣城，那裡沒有什麼
故事發生。也沒有歌劇可看，鏡子和夢
只是母親舊抽屜裡晦暗無光的兩個詞
唯一的電影院大部份時間用來開會
（批鬥會和表彰會）。我可能有過許多次生命
但大都忘記了。我可能還沒有完全成為我這個人
更有可能是《鏡中的謀殺》的作者，某段時間

■ 向明

太師椅

白鬚白髮的老太師
早就歇進大明那片綳摺的江山了
雞翅木的紋飾裡
還飄著幾絲陳年的
迷迭香

閒置得夠久的
這張太師椅
還一直巴巴的等待
當年的正直和威望

園子裡的雞翅木落過不知多少次葉
耍酷的後現代兒孫們見了
總覺得
一輩子得這麼端端正正的坐著
要多彆扭就有多彆扭
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

一九九八年六月寄自台北

■ 歐陽昱

至 境

攝影的至境是
旋律、節奏和萬籟之音

音樂的至境是
無聲

詩歌的至境在五官之外
在五官之外

是無境

■ 亞君

灰 塵

灰塵在人類的眼睛裡打井
流出了又苦又澀的泉水
而那沿途浸潤的
都是活脫脫的人生

灰塵用蛛絲細細地結帳
把糊裡糊塗的歲月
一串串懸掛在天花板上
誰在來年清點？

灰塵隨風飛揚
在飛奔的馬蹄前抵達
飄滿天空的雨水
洗不乾淨灰塵飛揚的生命

灰塵悄悄覆蓋的
那只擦亮了桌面的手
為何把灰塵留下
卻把迷人的微笑
在嘴唇邊抹去？

看不見的灰塵
八面逢緣
蒙住了中國的窗口
一蒙就是幾千年

看得見的灰塵
在早晨的陽光中清醒地顯現
也把陽光告訴了
囚禁在黑屋子裡的人們

一九九八年三月廿日紐約

■ 雪陽

荒 年

荒涼的年代 黑暗中
星星同時誕生
那些寂寞靈魂的星星們
也不能為我歌唱
我的孤獨是屬於大地的那一種

不斷長大的魚
大過了水
一群從陽光受孕的葉子
提前變為泥土
而風暴原封不動

雲在閃閃發光的窗口
把自己丟進大海
路是一個可怕的秘密
和我結伴同行的人
已全部失蹤

我艱難地側過身
並沒有陌生的少女 是風
破門而入
在這無望的最後的日子裡
風安慰了愛的歷程
我們——我和你
誰都沒有在地上生根

南 牆

曾經有一個年代
生活的每個方向都是南方
每天的風每夜的風都是南風
我們所有活著的人都是南方人
在南風的護送下背井離鄉
是人人無法逃避的理想

■ 虛 澄

哦，我的朋友
請不要，不要展示
你另外的四分之一
我不奢望你的全部

四 分 之 一

山是嫩綠
水是淡藍
飄飄然 走在
理智和情感的峽谷
清風有心 吹過
透明的你我

最美是峽谷中
流動的小溪
於流動中
添幾分跳躍的樂趣

生活就是離南方越來越遠
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是南方
頭破血流或者無頭無血
天是一面南牆
地也是一面南牆
在鄉愁瀰漫的夜晚
永遠夢想著撞擊南牆
卻被一面看不清的南牆追趕

祖先在南牆的腳下埋葬
子孫在南牆的陰影裡生長
相依為命的南牆
深仇似海的南牆
像傳說中的南海一樣渺茫

在並不真實的南牆上
依稀有人誰在蒼老地呼喊——
啊Live生活的另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就是那邪惡Evil
背井離鄉的人呵

■陳東東

下 降

下降儀式中燕子的試探性
有時也會是盤旋中軍艦鳥
渡海的試探性

而一座煤氣廠試探著飛臨了
所謂暈眩，是轟鳴和意外
勉強的委婉語

在扇形田野它再一次減速
在更加壯麗的扇形海畔，它
站穩了腳跟，兩只捏亮的

不鏽鋼巨罐將成為乳房
喂養火焰，就業率
喂養三角洲意識空白的襁褓理想

於是有人從鐵煙囪滑落
像一面解除警報的旗
他走出煤氣廠

身份中混合和末世子孫和
大經濟新生兒灼痛的血
他腦中的視域仍在

半空：燕子和軍艦鳥
為即將到來的大雨而歡聚的
蜻蜓，啊蜻蜓

他順著坡道緩緩向下
走進較為濃郁的
綠色。——被迫收縮

鄉村在更低處。在那裡
失眠，是悲哀和期望

含混的委婉語

小 詩

明亮的方面，一個人播種
他想要喚起的
來自秋天

白晝升往高處
青春在心中冷卻
一個人收穫光輝的向日葵

他大草帽下火紅的臉
憂鬱中綻開
植物天堂

點 燈

把燈點到石頭裡去，讓他們看看
海的姿態，讓他們看看
古代的魚
也應該讓他們看看亮光
一盞高舉在山上的燈

燈也該點到江水裡去，讓他們看看
活著的魚，讓他們看看
無聲的海
也應該讓他們看看落日
一只火鳥從樹林裡騰起

點燈。當我用手去阻擋北風
當我站到了峽谷之間
我想他們會向我圍攏
會來看我燈一樣的
語言

一九九八年六月寄自上海

■小海

村莊

一

我知道我的祖國，我知道春天
吹過來又吹過去的風
我們曾經共享 貧苦的春夜
我看到天空中伐木者的形象
面對著什麼
我看到生命，姑娘們的喧鬧
我看到搖動的石頭，昔日的河水
青春和愛情好像迷眼的風沙
猶如神在你肉體的短暫停留
我的村莊，不過是人世的最美的水注

二

人生僅僅是一線朦朧的憧憬
一絲微涼的小巢，鑽進了高大的棟樹林
在貧乏的時代
我們心靈所得到的哺育
如晨光般細微
世界如風中之燭，搖蕩的微風
“她哭得像風箏似的，搖搖幌幌……”

世界的自在，猶如我們心靈得到的哺育
猶如胸口上的塵土和淚水
我的愛毫無意義

歲月徒然掠過
大地在不停地修正著自我
都在臨近一個原型
一次又一次歷經
日暮途窮

三

串腸河猶如世紀末的
最後一道閃電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非馬： \$60.00 支持
于中： \$100.00

垂直地落下

微明時分
大地上的蠢動
村莊便是人的化身

自我的現身

我看見田野裡一把被遺忘的工具
為了能夠找到我，我走向田野
這是一個發明事物極限而組成的黃昏
天空那麼寧靜
為了再次找到
那觸怒土地後
尚未分類的軀體：工具

……那把鏽蝕的鐵鍬
緊咬著一條細窄的田埂

正如我目前所見的最佳方式
就是禁閉自我
隨後而來的，蠶食鐵鍬的雨水
而形成一個自我獨自留在外面
無人問津

我為我所見到的事物
現身

■ 黃伯飛

說詩小札

- 傻勁和幹勁
寫詩要有傻勁；
編詩刊要有幹勁。
詩人難得；
難得詩人。

- 可大可小
詩可大，大如青天；
詩可小，小似飛鳥。

- 栽跟頭
詩栽幾個跟頭
站不起來，
那就完了。
人栽幾個跟頭，
能站得起來，
那就要他比他的詩強。

- 詩是要作的
詩是要作的；
人是要活的。
詩和人分不開
詩就和人在一起
一直地這麼活過來
也活下去。

- 江上數峰青
好的詩我欣賞
壞的詩我不再批評
記得有句古詩是：
“江上數峰青”。

- 詩人自知
不做詩評不評詩；

好詩詩人自知之。

從來官家兩個口，
爭來爭去盡成癡。

· 勾搭古人
別說我勾搭古人，
我們並沒在一起呻吟，
只是好好談談
各人的心事。

· 讀詩一訣
想像詩中的人是自己，
那就會讀來情不自己。
因此並非效顰古人
只是自己多了許多化身。

· 三不是
不是分行寫就是詩；
不是有聲韻就是詩；
不是楞抓來許多比喻
就是詩。

· “說詩人”
說詩人有如說書人，
說到緊要關頭，
便把驚堂木一拍，
“且聽下回分解！”

· “不是詩人莫獻詩”
“不是詩人莫獻詩。”*
過了八十纔學得這句話，
難怪從前做了多少次傻瓜。

*禪宗古德（可能是香林禪師）說過下面兩句：
“道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 遠方

警 鐘

1

早在山之外
水之外
就已感受到
祇是——
我以為
自己走快了

2

迅雷即使不及掩耳
也在閃電之後
我卻在這之前
被一刀劈下
懸
崖

3

休咎未卜
可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
同天地
同蜉蝣
甚至同影子
就是不同命運

4

危機也藏玄機
成敗得失
本就沒有定數
何況天機
已經風鈴
再由第六感官
洩露於你

■ 李彤

玉 蘭

——致 G. L.

你就像
一枚小小的
玉蘭
分不清是淡黃
還是淡綠
的花瓣
象牙般
凝重地
掛在樹間
是你的奇香
引人駐足
不由得
摘下
掛在胸前
這才發現
你有如此
無暇的肌膚
和嬌好的
容顏

5

快慢並不重要
警鐘
向更險惡的預謀挑戰
花開花落月圓月缺
都是誘惑
癡迷適可而止
自信見好就收

■ 杜運燮

同

遠山，近樹，屋旁的小草
發出同樣的微笑
驚鳥跳出帶露的葉叢
行行止止的瀟灑白雲
都鍾意一個永恆的藍空
在亞利桑納和北京
並沒有姓美姓中的
不同

為什麼要想起
與一時一地的人和心聯在一起
才會有“異”，有貶抑，有愛憎

現在，立交橋、高速公路、車禍慘像
污染堵車、色情影視、謀殺
發財夢、戰爭仇恨的痛苦……
談起來有同樣的無奈和唏噓
現代人已開拓了更多的“同”
在不同國籍的親友的心裡
也看不到重友情、愛科技的不同

樹上兩隻對話的小鳥都在說
（是自然式的，非美非中）
多看看，多聽聽
我們的跳，我們的唱
慢慢忘掉姓什麼
就會發現從未見過的笑容

記得在北京
也有同樣的小鳥
歌中有同樣的內容

1996/1初稿於Phoenix

■ 幽子

繩索套在自由的脖子上
才成了蝙蝠的翅膀

希望倚著一把破提琴
吱吱啞啞著過去的絮語

冷 夜

沒有花的季節
通常也沒有雨

貓嘶鳴著無愛的黎明
生命同一張白紙

一生都在沙灘上
潮水沖刷掉純潔的痕跡

回憶是一根電話線
繫著兩端的我與你

在渺茫的堅冰上滑行
俯下身也聽不見海浪的洶湧

美景印在他們的臉上
我期望荒原狼的嚎叫

太陽太像一個孩子
喂它糖它就高興

用石膏再鑄一顆心
候鳥載著它去尋找棲息地

我的書永遠翻開著
聽憑鬱悶爆發在壞天氣裡

總想赤著腳亂跑
草叢裡不只是紅罌粟

你的情慾
燃燒著我疲憊的夢

白晝的安詳
卻馴服我的幻象

狠狠地抽一口萬寶路
是不是領略了悲劇的意義？

節 季

生命中有一季節
欲思在一環土上生根
綜覽田野山林，極目所及

我坐的地方，我即在此住留
讓風景由我四射光芒
一個時辰，一個夏天，又一個冬令

看歲月如何流逝
春日又悄悄步入
未來的居民不論何處建屋
都曾在預想之中

珍惜下午寸陰，足夠
丈量荒地待植果林
放牧牛羊驢馬，決定
那一角度看去每株樹木最美

任其自然，我感覺富饒
這風景長駐心中
每年我將載走大地之產，野蘋果
松子，葫蘆與南瓜，而不需
一輛獨輪車或一提藤籃

我是這境界的主宰
極目所及，而且感受想像所至的
鷹隼翔翔峰巒
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歸趨海洋

你懷疑的目光是何等沉重
而我，已不能無牽無掛
注視我安靜的面孔
你收集不到春風

我是幸運的
在遠離母親的城堡裡
我和你到達了一種對稱
在週而復始的軌道中
我荒蕪的手鬼巷交錯
而你，迷路不歸

途徑悄聲細語
世世代代的亡魂不斷復活
我是墓碑在你哭泣的時候
生長青草和花朵

我不會再與你格鬥
腳下的道路以及鞋褲都潮濕了
我超常的意志被泥濘瓦解
使我更加真實可信
和你一起

一次次飛舞和跋涉
一場場縱慾和狂歡
你在我身上找不到永恆的光澤
在我的街道裡，你娛樂吧
我的耳根上綴滿了沉甸甸的珠寶
為的是招搖過市

文明懸浮著
食盡人間煙火的風氣
隱居未來
在眾人津津有味的晚餐上
我逃離生存
落座為安

我在熱鬧的地帶上永久缺席
你看得出來
我對夜間獨有情鍾
所以，請不要奇怪
當你發現我身為黑暗

你是我的同謀
在愛和肯定中

■ 魯 鳴
心 靈 獨 語

中國當代禪詩選

中國當代禪宗詩一瞥 ■張子清

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詩歌發展可謂日新月異，流派眾多，呈現出五彩繽紛的景觀。進入90年代，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名噪一時的眾多流派大多分崩離析，詩人們按照各自的詩歌美學寫著自己的詩，有著自己的夢。詩壇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

詩人們開始走向成熟，認真思考起生存的意義、價值以及所面臨的困境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種種政治的、經濟的事件，使詩人似乎在一夜間跌入深淵，猛然醒悟。熱鬧的場景已經過去，剩下的只是顧影自憐般的孤獨。現實顯示了某種嚴峻和殘酷。

也許，這是一個真正的詩歌時代，真正孕育大詩人的時期。詩歌如果成為一種運動無疑顯得淺薄，但如果降格為唐代宮廷裡尋歡作樂的工具更讓人感到悲哀和墮落。歷史上的偉大詩人沒有一個是寫宮廷詩出身的。

詩歌畢竟不是生活的裝飾，不是廣告詞、肥皂劇之類的東西。不是誰想掄幾斧子就可以嚇唬人的事。詩歌是少數人思維的方式和生存行為。詩人所面臨的困境和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別人難以想像的，只屬於詩人自己。

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僅較常人不同，詩人與詩人間也顯示了個性化的差異。包括性情的、處

境的、經驗的許多潛質的差異。詩人可說是這個非個性化時代裡少數獨具個性的代表之一。

中國當代禪宗詩歌的興起不過是這種探索的一個側影。是部分詩人各自探索，最終又殊途同歸的解決之道。

一、禪宗詩的興起及背景

早在80年代中期，諸多詩歌流派產生的時候，我們注意到，《詩歌報》（安徽）和《深圳青年報》舉辦的大展中，就出現了新古典主義、新自然主義等不和諧的聲音。80年代，中國國門剛剛打開，西方各種學術思潮在中國極為泛濫，從象徵主義、意象派，到存在主義、現象學、新小說毫無遺漏地翻譯介紹，眾多的學者、作家、詩人對此非常熱衷，形成一股強勁的西方學術熱潮。反映到詩壇，則是以象徵主義、新意象為主流的詩歌受到讚賞與推崇。其實，當時的大多詩人並未全面系統地研究過某種西方流派，這倒不是詩人的懶惰，而是由於所謂翻譯介紹不過是一般的蜻蜓點水，詩人無法掌握更多資料。詩人憑藉良好的領悟與激情，其作品，難免失之于蒼白。儘管如此，新古典主義之類

是受到排斥的。

在另一方面，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然主義本身的缺陷也很明顯。它雖然提出了一些綱領，提倡要從古代詩歌那裡尋找營養，回歸大自然，但由於缺少深刻的體驗其作品過於標語化、臉譜化，顯得空洞無物。

到了80年代後期，西方學術熱潮過去了，隨之興起了對佛老莊周的研究。在小說界出現了尋根派，詩人則把目光投向了與藝術最為接近的“禪”。他們研讀王維、寒山等古代禪宗詩人的作品，研究《金剛經》、《壇經》等佛教著作。他們更喜歡列入寫作參考叢書的《禪的故事》和日本現代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的禪學著作，這些著作比原始佛經更通俗，更易于理解。在經歷了種種動蕩之後，寧靜、安謐的禪學氛圍和藝術趣味正契合了詩人的內心需要。

讓我們來看一下1989年1月6日安徽《詩歌報》發表的“金山禪意詩選”中的《坐露》：

踩進這座林子
 涼意便幽夏般沒膝
 小小的風 裸體而臨
 月色成為一襲飄飄欲遠的白裙子
 閉合眼睛 體外俱寂
 被斑駁翅影絞碎的
 黃昏 至今連綴成篇

把遠離春天的坡地
和我 沉浸其中

一滴滴靜謐 緩緩凝聚
目光隨之緣上葉尖
又無奈地墜滴

有蟻鬚搔癢在背脊
吹著漸漸沉澱的根系
樹的絮語 終於
穿過朦朧的耳廓
走進心裡

這裡，詩人的思維回到了空靈的自然之中，擺脫了虛妄、張狂、躁動之類的東西，詩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寧靜、清遠、以至坐忘。

但禪是一個較難掌握與理解的概念，中國古代禪師在回答弟子提問“禪是什麼”時，常常避開抽象的言辭而直接回答“麻三斤”、“貓兒上露柱”、“春來草自青”等似乎與禪毫無關聯的具體物事，然而，禪師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禪不是抽象的概念，直接的回答是不可能的，禪是具體的、實在的東西，需要人們用心靈去感知與體悟。任何夸夸其談，自以為是都不是禪。中國宋代詩人蘇東坡在長江北岸的揚州為官，平時也研讀一些禪學書籍，他是一個居士。有一次他托人告訴長江南岸的鎮江金山寺禪師，說他已深得禪宗真義，定力高超。金山寺的禪師對來說：“放屁！”來人回去告知蘇東坡，蘇即乘船渡過江來，跟老禪師評理，禪師笑道：“你不是定力過人嗎？怎麼一個屁就把你打過江來了？”蘇東坡顯然是不

懂禪。

事實上，當時許多詩人正是犯了蘇東坡的毛病，對於禪的理解不過是一點半點的感覺，顯得淺薄；其作品也不能用我們對王維、寒山的理解標準來衡量，但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從近幾年的禪宗詩歌發展狀況來看，成就已今非昔比。儘管在國內還處於非主流詩歌的地位，未能產生較大影響。倒是牆裡開花牆外香，美國詩刊《護符》（Talisman, NO. 13, fall 1994 /winter 1995）已率先對中國當代禪宗詩作了介紹，選刊了雷默的幾首作品。另外，台灣《雙子星》人文詩刊1997年第6期“現代禪詩專輯”發表了海峽兩岸的當代禪詩作品。

二、當代禪宗詩人簡介

到目前為止，在國內以禪宗詩人自居的並不多，雷默倒是在某些場合稱過自己為禪宗詩人。實際上，什麼是禪宗詩，什麼又是禪宗詩人，很難界定。禪宗詩並不是一個流派，大多情況下是由詩人獨自的經歷和喜好決定的。王維、寒山以及更早的謝靈運、陶淵明被後世公認為禪宗詩人，但也有人稱之為隱逸的山水詩人。在美國，加里·斯奈德、金斯堡、菲律賓·惠倫都屬於“垮掉的一代”，但又被人們視為禪宗詩人。其實，金斯堡與加里·斯奈德的詩風是何等的大相逕庭。

提到禪宗詩，也許人們會想到古代禪師的偈語或公案。雖然偈語和公案具備了詩歌的形式，但

其更多地注重教導、開化的功用，忽視了意境和審美。從公認的優秀禪宗詩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下面結論，即此類詩平實樸素，自然灑脫。不以文辭、議論、學識為勝，而以含蓄雋永、意境空幽而深入人心。猶如花落香浮，月印水底。

當代中國禪宗詩在意境和審美上恐怕再也不能達到王維、孟浩然之境界了，這並不是當代詩人缺少慧根，而是太缺乏禪遇了。正如雷默所說“我們的時代離禪越來越遠了……今天的禪宗詩人難以像王維、寒山那樣與自然融為一體。我們只有在可能的範圍內品位人生，體現生命的藝術實踐，以求心靈的暫時安寧。”但也不是說當代禪宗詩的空間變得很窄，禪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在鋼鐵、水泥之中。“禪的智慧，是不受情識影響的無分別智。禪的精髓只在于對日常生活和一般事物獲取一種新的觀點，在發現和創造中，捕捉流動的生命之光”。（雷默〈體驗：生命的禪和詩〉—《佛教文化》1992年2期）。所謂“新禪宗詩”的“新”字大概也是考慮到時代的不同，詩人的感受不同。

下面簡單介紹幾個主要的禪宗詩人。

孔孚，（1925—1997）原名孔令桓。如果從年齡看，孔孚應屬於老一代的詩人，但根據他的禪詩藝術成就及晚年旺盛的創作力，也應算作當代禪宗詩人。

孔孚被公認為當代山水詩的大

師。山水詩與禪歷來密不可分。“我寫詩，先是受禪宗之惠，這一點心裡有數。”（〈幾個詩的問題/答劉強〉—《孔孚山水》濟南出版社 1990）。在《中國新詩之走向》一文中他談到東方神秘主義，認為“不只是否定現實主義之再現，也將否定現代主義之表現，而取隱現。”他的“隱現”雖然不是新概念，但說明了他的詩學主張和美學趣味。從他的精緻到類似日本俳句的詩中可見端倪：

一抹烏雲
睡了
枕著海

——〈海上〉

雲中桃花開了
牯牛動了

——〈牯嶺一瞥〉

可以看出，孔孚對於意象的捕捉非常準確，對於語言的節約比古人更甚。竟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禪宗真味。

孔孚1957年被劃為右派，直至1979年才得到平反。後任山東師範大學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詩集《山水清音》、《山水靈音》、《孔孚山水》等，《孔孚山水》獲得過全國優秀圖書一等獎。

雷默的與禪結緣可能由于個人的經歷和美學趣味。他出生貧寒，自幼多病，卻很有悟性。小時候艱苦的鄉村生活養成了他性格中寧靜淡泊的一面，後來吵鬧的城市生活更使他嚮往自然與童真。他居住在一座緊靠長江的山坡上，環境的清幽也促使了他對

禪的體悟。剛寫詩時，他受到過今天派的影響，也曾為T. S.艾略特、W. H. 奧登所震驚，漸漸地，他愛上了王維、陶淵明和加里·斯奈德。

1990年，他開始讀一本記敘中國古代禪師生活以及相互印證禪學的著作《五燈會元》，這本書雖然不是佛經，但書中具體的禪的故事給了他極大的幫助，他認識到禪不是外在物化的東西，禪是心靈的創造性的體驗，是人生的藝術實踐。

他寫過一篇題為〈未來詩歌〉的短文，在《一行》及國內一家刊物發表過。該文雖未談禪詩，但從他後來寫的兩篇談禪與詩的文章中，可見他的思維發展脈絡。兩篇文章，除了上文提到的〈體驗：生命的禪和詩〉外，另文是〈語言：禪與詩的障礙〉，發表在台灣雙子星1997第6期上。在該文中雷默提出了“活的語言”這一概念。

雷默在1990前，主要為南京的《先鋒詩歌》，《詩歌研究》撰稿，作品入選過《非非》詩刊。此後，開始寫禪宗詩，其主要作品有長篇組詩〈二毛和我的故事〉，其中部份詩章已在國外一些華文報刊發表。其詩風比較質樸，簡約含蓄，時有奇峰妙趣。

到目前為止，他比別人更多的藝術實踐已受到了包括美國《護符》在內的一些詩歌雜誌的關注。

安安，原名吳遠安，1969年出生于福建晉江。曾經就讀于魯迅文學院，著有《夢江南》、《沙海遺珠》等詩集。

安安師從中國佛教協會理事，

《法音》主編淨慧法師學禪，與佛教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在當代禪宗詩人中還不多見。安安在1995年獲泉州市青年文學獎之後接受訪問時談到他的詩歌之源——宗教哲學：真正有信仰的人應智信而非迷信，應入世而非厭世，應積極而非消極……而我們所關注的是什麼呢？應該是人性，人性本淨，“猶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

安安的詩語言比較樸素，沒有追求形式上的新奇，卻達到了清幽的意境。

江雪，作為雷默的同鄉，兩人除了經常在一起切磋詩藝、禪學之外，還可用家鄉方言聊天。內容包括有趣的鄉村生活，以及家鄉風土人情的變遷。

也許是江雪一直在大學任教，很少接觸社會，所以，他比旁人多了一些書卷氣。詩寫得比較率真、自然。他與人合編過《先鋒詩》一書，也是《先鋒詩報》、《詩歌研究》的主要撰稿人。主要作品有詩《傾斜》、理論著作《精神本原與詩歌自覺》。

三陵對於禪的認識似乎比較特別，作為國家公務員，曾經擔任過某化工企業的經理，他的對於禪的研究並創作禪宗詩通常讓人難以理解。也許他從紛擾的紅塵世界裡看到了“無常”，悟到了人生之真諦。

透過種種物象看三陵的詩和精神境界，確是另有一番氣象。

三陵真的已經大徹大悟？抑或只是內心片刻的體驗？恐怕只有詩人自己最清楚了。他的許多詩都寫得比較出世，但又離自己的生活較遠。好像是夢想和追求，

近乎于陶淵明的桃花園。現實生活或許令他不滿，才生出如此的精神樂園。在詩風上，由于對古典詩詞的深厚研究，其作品保留了不少古詩遺風。

其他比較活躍的寫過一些禪詩的還有西安的伊沙、湖北的高柳等詩人。在台灣也有楊平、曾肅良、賴賢宗、劉大興等詩人，他們都創作了不少的禪宗詩作品。特別需要提及的是華裔美籍詩人拉塞爾·梁，他1994年曾經來過南京，與雷默一起遊覽過著名的棲霞寺、雞鳴寺。他在美國加州大學亞美文化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對東方文化的理解比較深入，其詩禪味很濃。今年初通過e-mail給筆者寄來了一首英文詩，筆者將其翻譯，一併收入本詩選，其禪意留予大家領悟。他對雷默和另一位語言詩人朱君很有感情，在e-mail中寫道：“我常常想念他們，與雷默一同去古寺，與朱君一同品茶。兩個人物。”

1998·3

■雷默

12月初

棲霞山

三月未雨 空氣乾燥
泛白的樹枝上
飛塵萬點
石隙間 枯溪邊
新落的紅葉
遊人未覓

一塊巨石後面
輕風柔草
隱映幾株翠竹
小紅果 飽滿欲墜
像是去年所見

左拐一條草徑
古木更幽深
思維如電
智語遺落林間
古寺又現

鏘一聲
那邊有人
把可口可樂罐子
扔進了山崖

1995.12.28

雪 後

雪後初霽
陽光跳躍在屋頂上 湖面上
刺激又有趣

1998.2.5

又粘上稀疏的林木

積雪初融 朝南的一面
露出粗糙的樹皮
好像還濕漉漉的
另一面 孤冷冷的白
對著水面
風從山那邊吹來
像精靈似的
穿過陽光地 消失在陰暗處

我騎車從太平門走過
我的身影消失在
高高的紫金山影中

1998.2.4

風的感覺

這是誰之手
我的黑臉蛋 有些激動
這重重的一耳光
是愛 還是恨？

或是來自天堂？地獄？
盤旋著 捲起梧桐樹葉
在我的背後
輕輕一推

我的耳朵
再也聽不到那呼呼的尖叫
我的小小的筋骨
啃著它的尾巴
在布衣裡 皮囊下
嘎吱嘎吱

■孔孚

聖鐘岩下

七十三寺山鐘齊鳴
獨它不出一聲

風來叩寂
驚起一窩野蜂

1987.4.25

萬佛頂一瞥

火山岩上
站一小草

似乎在聽什麼
在思想什麼

1987.3.21

峨眉的風

它喜歡音樂
吹三千靈竅
還是位書法家
善寫狂草

似乎又有些孩子氣
摸一下佛頭就跑

1987.3.21

■安安

群星之外

花朵開放在大地之外
月色彌漫在花朵之外
比月亮還高的是太陽
星星更在太陽之外

我尋找
尋至青山被白雪覆蓋
歲月將烏絲染白
想想
你當在群星之外

光 陰

一個一千年緩緩地漂來了
一天 接著一天
一年 接著一年
一個世紀
接著一個世紀

一個一千年緩緩地漂去了
一個世紀
接著一個世紀
一年 接著一年
一天 接著一天

靜默者依然是拈花微笑
花不曾開 我不曾來

■江雪

茅山秋行

一半霧靄 一半陽光
我的身體奇妙的運行
源自群山
它們從四面壓來
又退向遠方

陽光跳過了水塘
羊吃著青草 大片的稻田
包圍著我 讓我熄滅
神至高無上 綠色
使名山更神秘
登上峰頂 我又看見了霧氣
城市在哪里 鋼鐵 機器
我全沒看見

三 月

三月的岩石高高在上
爬滿青苔又被野草掩埋
縫裡長出了一些樹
開滿了好看的花

山下一群女子走過
一陣看不見的風
將花瓣吹到她們臉上
後面一群蜂蝶

風把人們全部吹走
剩下光禿的樹

我沿著青苔
坐到高高的岩石上
看見三月的一切

■莫雅平

鬍子

在等待中
你們有多少人老了
每天都刮鬍子
年輕的時候你們可是
最愛蓄鬍鬚還說
小麥長出鬍子的時候就
成熟了（你們忘了嗎）

河

流動的是岸
眩暈的是石頭
一去不回的是我

一去不回的
是我
是你

在這條河上
你留不下
腳印

■南野

敘述著的孤寂

河流就在這裡，與橋樑
風敘述著河流中魚的孤寂

一條魚游在水中感到孤寂，魚群也一樣
雖然要吞沒船只的水
拍擊著礁石的水，非常柔軟
雖然，水包容著魚，在每一處

魚四處游動
它從這一片水游向那一片水
就像一個人，從一個村莊走向另一個
就像一個人，從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
人怎麼樣呢
魚仍然孤寂

一條魚在水中游著，很舒適，很孤寂
一大群魚也是如此
這和一只鳥在天空飛翔不一樣
鳥在天空飛翔，俯瞰大地
魚在水中游動，注視水

水中，魚在呼吸，相愛
魚繁殖著，水裡充滿了魚
魚仍然孤寂

河流就在這裡，河岸上
有人從水中把魚捕起，魚死了
魚失去孤寂，魚就死了

如果秋天的黃昏

如果秋天的黃昏，我出來
掃台階上的落葉，接著又掃院子
我看見烏鴉在吃樹上那些成熟的水果

冬天，我在一間小屋裡閱讀
烤著炭火，我想到春天
還要燒一窯精炭
烏鴉在廳堂上，啄著果乾，聲音很響

如果在院落裡，我種起菊花
靠著南牆，北牆下種了杜鵑
我的秋天將更為繁榮，更為寂靜
烏鴉吃飽了，在花朵上
飛來飛去

如果整個夏天及春天
我就在山坡上，操勞著糧食

■三陵

塵緣以外

以清茶青煙為伴，居陋室，靈性抑或悟性
已飛出窗櫺。人生、思維、詩歌都離得很
遠。

聽琴。

水仙操，孔子讀易，醉魚唱晚，瀟湘水
雲……

那些人物舊事或自然風景總是不期而遇，
把玩燈下，于夜深人靜時分，總想落淚，善
感耶？多愁耶？

醉魚唱晚

目中無人
唯魚

自自在在
遊戲水中的妙姿引你流連
于夕陽落水
波光激盪時分
吐盡塊壘
總不願放竿
垂釣于你
如白雲在天的無緣
喜歡拋一面大網

捕獲
只是一種恣意的快感
酒樽
陶罐
和魚相臥而眠
不過幾件道具
點綴你
酡紅的面孔

■胥弋

泉邊望月

身披黃緞的嫦娥
煩躁時
就向水中拋一把梭
看它抽泣成
日月

甘露泉

仿效古人
來此試茶

瓊漿玉液
囿于亂石叢中
久了
生一層苦澀的垢

老遠
聽到啜泣聲……

■葉慶瑞

聽 蟬

驀然
綠雲擰下陣雨
時斷 時續

心池漸溢
苔綠出幾許禪意
仰首承受
這自然的沐浴
爾後 無怨睡去
披濃蔭一襲

■拉塞爾·梁 張子清譯

驢舍：人舍

在驢舍裡
肉慾與金錢領我向前。
甚至嚼口難停止
我鼻與嘴的顫動。
我嗅到陰道與陽物，嗅到
繞著我卑下頭腦的
金手鐲金腳鐲
冰冷的氣味。

在驢舍裡
我的軀體在牆上投下了四腿的身影
我在地上跳舞。
我本性是動物。

在人舍裡
肉慾與金錢依然領我向前。
甚至在我被罰進這間
出生與死亡的房舍，
我的舌頭顫抖著，
帶著聰明的話語和可愛的微笑。
但如同金手鐲金腳鐲從骨骼上脫落，
這俊俏的奴僕此刻將自由地離去。

在人舍裡
我的軀體在牆上投下了兩腿的身影，

■野鬼

填 空 (外一首)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我要用帶電的勁，鑽探午夜的傷口
我要當著上帝的面，解散你的骨頭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我要把你薔薇色的花瓣揉碎
我要從磐石中汲取澄澈的淚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當你玉體橫陳，以月光為床
我空空的頭顱，必向上生長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你像一個不可觸摸的夢
孤伶的閃爍在茫茫夜空

梅，在這猛獸出沒的城邦
是誰呼吸著你血液的芬芳

囚 徒

青草拂動，古典的風打開岩石的心臟
陽光拍擊鷹翅，悠悠盤旋於湛藍之上
如今，我彷彿成了乞丐，不斷搖動
語言的鈴鐺，為了抵達花園的虛空

梅，你不屈的姿態掠走所有的日子——
讓我像一個囚徒，在無望的地窖裡
隔著時間的魔鏡——死亡的風景
讀你俏麗的臉龐——移動的碑文

妹妹呀，你聽見的每一聲蟬鳴
都來自我的靈魂。當閃電之鞭
把教堂打在地上，光芒比陰影
更加黑暗，世界就是如此簡單——

彷彿生命，隨時都可能被魔鬼刪掉
我美麗的女妖，快趕走病獸的哀嚎

■ 非馬

蚊蚋意志

煩躁不寧的
意志

在悶熱的黃昏沼澤
營營嗡嗡
等待
一個清涼的呼哨
自猛然張開的
血盆大口
飛出

擱筆亭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黃鶴樓〉

相傳李白登臨黃鶴樓，詩興大發，正欲題詩，見崔顥詩于壁上，乃擱筆，並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說。

一定
有更清醒的理由

擱筆
乃為了留下空白
讓野心勃勃的後來者

■ 車幼鳴

夏夜變奏曲

之一 爺爺的詩

擎筆依燈汗濕額，
杯中茶盡紙猶多；
鐘敲兩響無睡意，
悶雷陣陣雨滂沱。

之二 父親的詩

一頭的汗，
一地的紙，
撞擊燈罩的蛾子
壓得鬧鐘屏住呼吸。
我想透口氣，
伸手夠不到窗子。
我想把思緒盡投筆下，
不知緣何寫起。

之三 我的詩

雨水，順著我的茶杯
流進夏夜的雷。
汗在紙上留下片片睡意。
筆的思緒擎著燈
順風而逝。

塗鴉

春

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

直搖著頭的藝術家
又一次把大地的畫布塗白
重新來過

■有馬敲

澳門即興

清晨

在卡蒙斯①公園

中國的老婦人在茂林叢中

緩緩地做著團體體操

午後

在巴斯克·達·伽馬②廣場

鄰近的孩子們在噴泉旁

說著中文 玩耍打鬧

整整一天

雖把街中看了個遍

但現在的葡萄牙人

幾乎一個也沒有看到

一九九八年四月澳門

一九九八年七月寄自日本

①葡萄牙著名詩人。

②葡萄牙偉大的航海家。

(王翔譯)

■林野

農事閑傳

帝王們常討論分封 不耕種

地圖上長不出小麥和穀子

將軍們舞刀弄劍忙著殺人

不耕種 十面埋伏勝過一犁埋伏

文人墨客光知道歌吟 不耕種

陶公的斗笠大概為了東籬那片菊

老天爺刮風下雨 不耕種

太陽還得照料別的世俗

神農氏說 我的部族

人家都喜歡調理大是非

我們就做些土地上的稼穡小事

管管人的胃和熱愛勞動的牲畜

輿論

大人們 在一起常說

誰家都有一個

愛吵鬧不聽話的孩子

大人們怕別人知道了

嘲笑自家的規矩

糖果和許諾失效後

就用巴掌解決問題

大人們的經驗

對孩子一貫保密

■伊沙

我又寫到了公共汽車

在這腦滿腸肥的城市裡
竟然還有比我更窮的人
整個夏天
我曾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
給三位下崗的女工讓座
我這麼做了
儘管有些做作
我知道
一個真正的富人
可從來不會讓我
因為他們
從來不坐公共汽車

抵達礦區

我們在暮色中抵達礦區
談論著我們想像中
煤礦工人的非人生活
不知道這裡的生活
也是火熱的 在我們看見
電線桿上那些包括
性病的海報之前

受之有怕

有人把我稱作
戰士

僅僅是
有人在一篇文章中

■章平

生者對死者的說三道四

走得乾淨利索不拖泥帶水
死者沉默，連同笑容下埋

喜歡和熱愛的人漸漸離開
床前的拖鞋在漫長地等待

呵，死者已矣，不再說話
一世姓名憑生者說三道四

找理由如老鼠在地下打洞
有需要就挑死者所有毛病

罵了死者，生者大獲全勝
無論真假，都是鐵的證明

你真該想到把骨灰給撒了
大海江河山野都不留蹤跡

呵，死者已矣，不再說話
或由好事者走來翻箱倒籠

或如偉大手稿被蛀蟲咬噬
裂瓦縫裡憑天空哭落淚雨

一九九八年寄自比利時

把我稱作戰士的
事實

讓我恐懼了一個
下午

不，不止於此
是從那個下午開始
我忐忑不安了
一年

■冬夢

火不懂得喊痛我如何 辨別你最後焚灰的聲音

——悼念我的孩子：本治

火浴後你會想些什麼呢，孩子
不需要我哄著入睡
懂得摸黑歸家的路我會為你提燈
得失來去
喊聲遽然澎湃洶湧
痛的過後
我仍是痛
如果流雲可以覆蓋我空空的心靈
何故在我窗前匆匆而過
辨認我們完整的最初
別離跟相聚同樣遙不可及
你永遠不能再向我展示
最初的第一個天真的稚笑
後來漸漸闖上漸漸消失
焚燬後我還得忍淚替你珍惜收藏
灰色的塵畢竟皈依灰色的土
的確是我傷絕如此
聲聲淒雨，久久清晰的
音容我恐怕濺濕自己每夜每箇酸楚的夢

一九九七年八月香港

後記：我的孩子本治，因病患進行心臟手術，雖然手術成功，唯肺炎嚴重破損其內部功能組織，離我而去時方四個多月大，對於自己第一個孩子的失落，其生命短暫的來去，歡樂與傷惜，皆同樣令我感慨良多。

一隻青蛙一張嘴 花花綠綠的 是說話還是喝水

一池的蓮花急急開了
隻隻孵化的蝌蚪相覷蠕動
青苔旁邊，千句的
蛙鳴只惹來黃昏的
一場風雨
張開的傘不見得撐高幾尺天空
嘴嚼過的晚雲已瘦小如半寸薄霧
花紅豈是紅花
花白不能白花
綠色甚有提倡新生的意義
綠葉卻懸吊著一片片未熟的秋意
的確沮喪如此
是我聽過最酸楚的
說話
話說
還可以讓我靜靜思考分辨嗎
是誰刻意
喝光
水深深處那個漣漪的心事

一九九八年五月寄自香港

■馮亦同

落花崖贈楓

落花崖為韓國古都扶餘名勝，此詩應該
國女詩人吳南美之請而作

一

一個從唐朝來的竊賊
在這裡偷摘杜牧的詩句

還沒有來得及溜走
就被白馬江上的秋風
灌醉了

多虧你用手中的筆記本
將他收留
不知在哪一頁裡
夾成了
永遠的囚徒

二

尖尖五角是星的形狀
為秋光所剪裁
為誰而
殞
落

只有山中那條小徑知道
隱隱的香氣
仍在葉脈裡走動
沿著一圈又一圈
心的指紋

注一：杜牧是唐朝詩人，有詠紅葉的名句“霜
葉紅於二月花”。

注二：“隱隱的香氣”摘引自友人來信。

■高曉昀

雨巷

那首歌許久沒有聽到了
雨淅淅瀝瀝地朦朧了鵝卵石小巷
一個女孩撐著一把油紙傘
手裡的丁香散發著哀傷

窗外

陽光撒滿了天宇
一簇雲彩被輕風吹散了
宛如雨巷深處的鵝卵石
那一方的太空也在下雨麼？

清明

當你嗅到了春天的綠色
清明就已經來了
出嫁的女兒回到娘家去
在如煙的雨裡啜泣著
小孩子把煮熟的雞蛋放在他們滿是洞眼的口袋裡
吹著柳笛擁向墓地
女兒們燒著剪好的紙錢
喚著死者的名字
煙在她們的淚眼裡裊裊升起
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吹柳笛
凝望著那一縷縷的煙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
女兒們一起跪下叩頭
孩子們在納悶什麼是死亡
下意識地去摸
雞蛋已經涼了

春天

有些樹在月經
另外一些在手淫
你聽得見這可憐的世界 啪一響

愛在微溫的空氣裡游蕩
累了，想回家
卻又害怕

朋友告訴我，在獨立節那天，他本來要把美國國旗插在門外。可是一看，周圍街道上都沒有國旗掛起。在這個崇尚標奇立異的國度，他居然感到不好意思，就回家把國旗豎在後院。

哦，他這不就是孫悟空了嗎？把身軀變成安居樂業的廟堂，可尾巴變來變去，還是只能擺在身後當旗杆。

這麼說他是這樣報答這塊土地的：讓他打拚多年，學到一口流利的英文，和一個新潮開通的思想（比如從不干涉兒女的行事作派，並且告誡其他華人父母也要一樣想得開，等等……）甚至已將血汗半生變成房子趴在地上圓夢了，他異鄉人的尾巴，依然在後院翹起。

1998/7/7

■ 方舟

一種車票

在城鄉邊緣

從新興城堡中

走出的三陪女子

使我想起過期的車票

車票印刷精美

質地上乘

洛陽紙貴的年代

每一種車票都渴望旅行

可世界充滿誤點的站台

被懷揣的車票

看見燈紅燈綠

便心虛氣短 弱不經風

常常和一些龐大的站台對峙

當慾望從農曆培養的織手中走散

車票便五穀不分 身份不明

身份不明的車票

以碎花裙妖艷的方式

飄進了昏暗的包廂

有人遞上切開的生果

味道有點酸

溫柔的刀子轉過身去

車票香氣襲人

車票是一張紋胸的青春底片

車票繼續旅行

在瘋狂的節奏裡

被人盜印和轉讓

世界沒有盡頭

車票沒有標明故園的方向

有人拾起一張哭泣的車票

告訴路警 這地方已流行病毒

1998年6月寄自廣東東莞

■ 田原

車過長江

我一直站在車窗佇望 向東
初升的太陽把長江照得通紅
紅的水和沙子以及泥岸上的綠草紅花
一艘船彷彿只滿載陽光和薄霧

在江中 沉重地逆水向西
向西 像一只蠢笨爬行的烏龜
欲穿越載我的列車轟隆隆輾響的橋
西去 駛向我未知的風景
船的煙囪裡噴吐出一股一股的白煙
使變低的天空壓痛大地

船的命運和太陽一樣
將在西天長江的上游裡沉沒

麗 日

1

太陽忘記了流動
向日葵垂下頭顱
圍著它哭泣

2

木魚自寺院裡游出
沉悶的鐘聲 加重了
擔水和尚的腳步

3

所有的路都飄浮起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4

瀑布飄成少女的披髮
明鏡的湖邊 鷗鳥
掙脫了地球的引力

5

獵人迷失在沙漠
獵槍自動走火
撞響高天
殘——陽——如——血

6

肥沃的田疇上
一千只鋤頭舉向高空
落下，坎破一千個人的踝骨

一九九八年七月寄自日本

■尹玲

透 視

——寫鏡

有什麼能躲閃你的剔透雙眸？

看穿近兩百年璀璨或不的陽光

七萬夜或有或無的月色

風仍是風

雲仍是雲

每樣最終都回歸自己來處

無人 無物

可以逗留在你深深的眼底

穩穩在花梨木台上

細緻的高浮雕花鳥靜托

你 仍晶瑩 近乎潔淨

一如最初的

你

挺立著 超人地不動著

鏡癢 隔間癢 隔屏癢

所有的影還是一一映現

可愛的一個人

美極的某物

鳴清而綻放的百合

兩隻婉轉的夜鶯

或 甚至

轟鳴聲中

倒下的人堆

萬物的飛散

玫瑰一般的血

滴滴在已成蠻荒的都城

■胡曙光

走 調

我記得我回到出生之地

方才站住；我記得那裡的雲塊

全都變質，生出藍色陰影。

螃蟹草把我的雙腳圍攏，

纏繞，固定，連同水泥

和草根。水中我的影子

在玩上吊。

一九九八年七月寄自開封

請說

哪片臉頰可以親撫？

哪一隻手能夠觸摸？

一幕一幕實景的幻象

或是

一場場虛幻的現實

眼眸透視

■ 陳銘華

西安歷史博物館

燕瘦和環肥
秋海棠和老母雞
閉關自守和開放改革
出海的童男女和日本來的和尚
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歷史
不一樣的版圖
除了一頭站在玻璃櫥裡
和賣酒胡姬若即若離的
牛和一張不離不棄的
犁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西安

酒後遊碑林

滿林墨色盡是張旭的亂髮
他喝了不止三杯
雖然一地碑石我僅認出
這個名字
仍舊清醒記得
王羲之狂草醉翁亭記
顏真卿夜臨老婆肚皮
寺裡住的是懷素嗎
我在月下拿著酒店鎖匙
敲的大概是門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西安

俑

停頓於劍拔弩張之間的是時間
抑或是在火與火中相遇
深閨夢裡表情鮮明的面容
秦人 楚人 漢人
還有從唐人街來的唐人
依稀陶土
云胡不歸
我俯身向漸熄的火
歷史原來是這樣煉成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西安

小雁塔清談

初識楊花
楊花沾人衣
石凳坐過魏晉
如今坐著——
南嫫 沈奇 秦巴子 伊沙
我以及一棵曾經有風的什麼樹
大夢誰先覺

塔頂有雲遊過

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西安

韓國詩人徐廷柱的散文詩

韓國詩人徐廷柱的散文詩

秀
陶

我的詩

那是在春天，很多年前，我同堂嫂在莊院圍牆內一棵茶花樹蔭下。嫂子坐著，彷彿清楚地知道是那一片天叫那些可愛的花開放。我則撿拾落在我們四週的花瓣，放在她打折的長裙上。我一直不停地撿著。

那之後，我便一直寫詩抒發我的感覺，為她撿花時那樣的感覺。

然而現在也不知為什麼，撿了在這世上再也找不到人給。撿來的花自我的指間跌下，落在地面，除此而外，也沒有什麼方法寫它們。

新娘

新娘著紅裙及草綠色大褂，坐在新郎的旁邊。就在她把頭髮解散在耳邊時，新郎急著要出去外面解手。匆忙中，他的衣衩被門鍵掛住了。這令他更急了。他想著新娘的激情，受不了這樣的耽擱，心中掛念她，頭也不回地便一逕衝了出去。門鍵撕下了一塊衣服的碎片。

那之後，四、五十年過了，湊巧為一件小事又走近那棟屋子。帶了歉疚的心情，他打開那間房門，看到新娘依然頭髮散在耳邊，仍舊穿著那樣的紅裙大褂，一似初夜。因為悽楚所動，他走上前，將手放在她肩上。立即，她化灰而崩倒，攤

成一堆紅與草綠的灰。

巨浪

那天，海滿溢而爬上了溪澗，自麻桿籬笆的空隙滲入，越過玉米田，來在祖母屋前的院子邊。那天，我也可能是為了小魚及炸蝦而去，去了便跳著吱喳著像一隻雲雀一樣。平時祖母總能像蠶吐絲樣紡出一篇篇的長故事出來。這次卻不知為什麼，她全然靜靜地站在那兒，老臉泛紅，彷彿夕暉，無言地面海望著。

那天，我一點也不懂。直到現在，她過世了，我才開始明白。祖父是個漁人，一個秋天他出海，在我出生之前，據云一個突臨的暴風雨將他打落海便從此不見了。祖母什麼也說不出，即使她的面色泛紅，當她看到丈夫的海水，回到他自己的院中時。

譯後：

David R. McCann譯了幾首韓國詩人So ChongJu的詩，讀後覺得很好，想到中韓詩人雖曾有親密的交往，但中譯韓詩還很少見，便隨手又自英文轉成中文。作者的名字，就依英文讀音譯成蘇中爵什麼的。後來想到韓人多有一個中文名字，可不能按照英文讀音亂譯。請教了幾位公司的同事，他們都是生意人，不親文學不近詩，三人都不知這個英文名字是誰的，漢文應該如何寫。無奈只好去信韓國請教我的老友許世旭。承他來信指出，原來此人便是大大有名的徐廷柱。徐氏生於日據時代的一九一五年。曾因反日被學校開除過。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前來過中國東北徒步旅行過。第一本個集《花蛇》出版於一

卡法非詩選

■非馬 譯

城市

你說：“我要到另一個國度，我要去另一個海洋。
那裡有比這更美好的城市。
我的所有努力都註定失敗；
而我的心——死人般——深深埋葬。
我究竟還要在這鬼地方呆多久？
舉目四顧
到處是我生命焦黑的廢墟，這裡
在這個我毀損又浪費了這麼多歲月的地方。”

你將找不到新的國度，你將找不到新的海洋。
這城市將追隨你。你將同樣的街上
躑躅。你將在同樣的鄰區老去；
你的頭髮將在同樣的屋裡變白。
你到達的永遠是這個城市。別癡心妄想——
沒有船隻載你，沒有道路。
當你在這裡毀損你的生命，在這小角落裡，
你便已同時把它從整個世上斲喪。

禱告

一個水手在海上淹死了。
不知情的母親，在聖母像前
點了一根長長的蠟燭，
祈禱天氣變好，他快快回來，
她豎起的耳朵一直對著風向。
在她禱告祈願的時候，神像傾聽，肅穆，哀傷，
她知道她等待的兒子將永不回來。

亞歷山大來的使節

在地奧懷已經有幾個世紀沒見過
像爭王位的兩兄弟送來的
那麼貴重的禮物了。但一旦收到了，
僧侶們卻為了神諭的事而憂心忡忡。
他們需要運用他們所有的經驗
來決定如何巧妙地表達，兩個人之中——
這樣的兩個兄弟之中——該得罪哪一個。
所以他們連夜秘密開會
討論這樁家事。
但使節們突然回來。他們要走了。
回亞歷山大去，他們說。而他們根本沒提
神諭的事。僧侶們聽了大為開懷
（不用說他們可以將那些貴重禮物留下）
可是他們同時也大惑不解
這突來的漠不關心的意義。
他們不知道昨天使節們聽到的這個嚴重的消息：
“神諭”已在羅馬宣讀；紛爭已解決。

港口

一個年輕人，二十八歲，坐船來到
這小小的敘利亞港口，
想學做香水商。
但在旅途中他得了病；一上岸
便死了。他的葬禮，最寒愴的，
在此地舉行。在他死前，
他喃喃說了些“家”及“老爹娘”的話。
但他們是誰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知道在廣大的希臘世界裡
哪個是他的國家。
其實也好。因為這樣，雖然
他死在這小港口，

老人的靈魂

在他們疲憊褻褻的體內，
坐著老人的靈魂。
這些可憐蟲多不快樂啊
而他們過的可哀生活多無聊啊
他們戰戰兢兢深怕失掉他們的生命，他們多麼
愛它，那些迷醉而矛盾的靈魂，
坐著——半悲半喜——
在他們老朽的，破舊的皮內。

在小亞細亞的一個小鎮上

艾提安來的消息，關於海戰的結局，
當然出乎意料之外。
但也沒有必要另起草文告。
只要把名字改一改。那裡，在最後
幾行，把“自凱撒的模倣者，殃民的
奧太維亞斯手裡，解救羅馬人。”
改成“自殃民的安東尼手裡，
解救羅馬人。”
全篇便切合時宜。

“給最榮耀的得勝者，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經營政治的能手，
這小鎮熱切期望
安東尼得勝……”
這裡，正如我們說過的，改成：
“期望奧太維亞斯得勝，
認為他是宙斯最好的禮物——
給這全能的希臘保護者，
他親切地尊重希臘的風俗，
他受每個希臘屬地愛戴，

他顯然值得大加讚揚
而他的功績該被詳盡地
用希臘文字紀載，以詩與散文，
用希臘文字，名聲的工具。”
等等，等等。這樣便切合時宜。

久遠以前

我想述說一下這個記憶，
但它此刻已模糊——幾乎什麼都沒留下——
因為它是那麼久遠，在我少年的時代。

茉莉般的皮膚……

那個八月的黃昏——是八月嗎？——
我還記得那雙眼睛：藍，我想……
啊對，是藍；青玉的藍。

在時間改變它們之前

他們滿懷哀傷地分手。
他們沒要它：環境使然。
生活的需要逼使他們中的一個
遠走——紐約或加拿大。
他們彼此的愛，當然，已大不如前；
他們之間的吸引力已漸漸減退，
吸引力已大大減退。
但分手，卻也非他們所願。
是環境。或者是命運
像個藝術家出現且決定把他們分開，
在他們感情完全死滅之前，在時間改變他們之
前：
似乎永遠為對方保持自己一向的模樣，
二十四歲的好看的年輕人。

當他們活生生來到

試著把它們留下來，詩人，
你那些性慾的幻象，
即使它們之中能靜下來的並不多。
把它們擺進，隱約地，你的詩行裡。
試著把它們留住，詩人，
當它們活生生來到你心中，
在夜裡或在日午的明亮。

它們的開端

滿足了他們不合法的歡樂。
他們起身，匆匆穿上衣服，不說一句話。
他們各自離開屋子，偷偷摸摸。
而當他們在街上搖搖幌幌走路，
他們似乎懷疑他們身上有什麼東西洩露了
不久之前他們躺在什麼樣的床上的秘密。
但藝術家的收穫可不少：
明天、後天、或一年之後，他將寫
活潑新鮮的詩行，而此地便是他們的開端。

單 調

一個單調的日子緊接另一個，
同樣單調。同樣的事
將一次又一次發生，
同樣的時辰來了又去。

一個月過去了，帶來了另一個月。
不費心思便可猜到前頭是什麼：
所有昨日的厭倦。
而明日過得一點不像明日。

塞雷皮廟的祭司

我慈愛的老父親
他對我的愛永遠不變——
我哀悼我慈愛的父親
他兩天前去世，就在天亮之前。

耶穌基督，我不斷努力
在我每一個思想裡、話語裡、行為裡，
遵守您最神聖教堂
的誠律；而我拒斥
所有不認您的人。但我此刻哀悼：
我悲泣，呵基督，為我的父親
雖然他是——說來可怕——
那被咒的塞雷皮廟的祭司。

蠟 燭

未來的日子站在我們面前
像一排熾燃的蠟燭——
金黃，溫暖，明亮的蠟燭。

過去的日子落在我們後頭，
一排陰暗的燃盡了的蠟燭；
近身的幾支猶冒煙，
冷卻，熔燬，垂頭喪氣。

我不想看它們：它們的形狀使我悲傷，
而記起它們原來的光亮更使我心痛。
我向前看著我燃燒的蠟燭。

我不想轉過頭去看，心驚肉跳，
多快呵，黑影越拉越長，
多快呵，另一支死去的蠟燭加入了行列。

嚴肅場所

■車前子

——給黃梵打電話

八哥

1. 語言詩如果不是反語言詩，本質上就不是語言詩。

2. 反語言詩反到盡致，就是為文字的詩歌。在這個或短或長的過程中，散步回來的我們揀起了文字之殼。

赤貧的人以其為屋。而怕把雞胸露出的人就作為順理成章的外套了。

3. 不要把語言詩看成一種新技法。如果它只是技法的話，不如不產生它。技法已使這個世界混亂，而主體的態度卻越發曖昧。

4. 態度，或曰立場。我們的立場是在整個的語言詩中，這點尤為重要。而不是一個光棍態度。非國家主義，非民族主義，更非個人主義。還有讓它見鬼了的終極關懷。我們當然也要吃祖宗留下的遺產，這反使村莊裡幹活的人都有了區別。

5. 由於吃法，遺產就喪失掉在可能範圍裡的公共性。

6. 向前1000米——是語言詩，向前1米——是反語言詩（欲飛的佈景上無意識飄動的羽人），向前100米——是文字詩：我們終於通過符咒，……嶄新的詩歌，它有明顯的症狀，但沒有清晰的診斷，以便成為文學史中的一顆混蛋。

渾為一談的場所：收藏了收藏的時間。

7. 運動中的語言——這是我們

《原樣》詩人們之間唯一的相似處，餘則無共同點。我所欣賞的塗鴉性質和喜劇色彩，在周亞平那裡成了鞭炮和著掃帚飛行。我舉這個例子無非說明：《原樣》的確從死去的大師們身上學到了豐富性。但不是一個死去的大師，而是100打。

《原樣》：攜帶有不可更替的定語的場所。

8. 我更願意稱自己為《原樣》詩人。請注意我在《原樣》一詞時，用的都是書名號。從中，你也可看到我們對文本的重視。

古詩

走遍全中國，還真找不到一個沒有讀過古詩的新詩人。但我們到底受了多少影響？天曉得！有一類影響是不用影響的影響。影壁：我一直沒有攪清它是怎樣的一堵牆，也不想攪清它。但它產生了意義，——使我懷想到從沒見過但心眼已看透的皮影。一部皮影戲就是一部皮影史。同樣，一首語言詩也是如此。

中國的詩歌發展史實在是一部輪廓變化史。從小輪廓到大輪廓；從大而完整的輪廓到不規則但完整的輪廓……。一只鋁皮杯遞到了我們手上：在規則與完整概念之外的語言詩，使我們的詩歌史大大的規則化與完整化了。如俗話所說：“小罵幫大忙”。

再說說輪廓的變化：四言——

《微雕世界》 自序

■非馬

也許這就是所謂鄉愁吧！我發現離開臺中越久，記憶中的一草一木越變得清晰真切。暑假裡每天起個大早，在公園的草地上來回漫步誦詩，胸懷中滿滿的是新鮮的空氣與清脆的鳥鳴；冬天的夜晚騎著腳踏車飛馳過店門半掩、燈光閃爍行人稀疏的街頭，任冷風呼呼掠過耳際，蕭瑟而豪邁。那時候純樸與安祥還沒被暴發的繁榮綁架姦掠，清輝的夜空還沒被囂張的霓虹污染霸佔。詩還是詩。

隔著遙遠的時空所寫的這些東西，可能同現時的臺中已沒有太多的關聯。但我清楚它們的源頭。

謹以這本不值錢的詩集，作為我感恩的一點心意。不敢說是回饋。

1997年11月30日于芝加哥

五言——七言——長短句——“自由體”（這個說法值得商榷）。用這一個變化的輪廓，來看看輪廓中的身軀：明清時的皮毛我們就可以製作成避孕工具。據說最初的避孕套就是用羊毛編織的。為什麼要避孕，源於對糧食的珍惜、清潔的愛好以及生產所攜帶而來的新質的恐懼。當然，還為了便於通姦。詩人都是

通姦犯。偉大的詩人更是特大號的通姦犯。與“豎”筆直地通姦，也與“橫”向聯繫著通姦。儘管在身後遭遇到名聲：滿足了他人的通姦之窺想，但在世之日，差不多都逃脫不了沉塘的命運。

因為誰都想捍衛和表白自己母親、妻子和女兒的純潔性。

兩種類型的寫作：李白和杜甫。早沒了李白和杜甫，他們是中國詩歌史中的兩個類型的象徵。有大鳥飛來的學生，——在宋代棲落了下來。但杜甫的學生要比李白為少，少數的幾個學生卻都比李氏弟子要好。他們對詩歌語言進行了探索。卓越。不凡。黃庭堅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從這點上看，江西人是有福的。他們有兩樣好東西：景德鎮瓷器和黃庭堅詩歌。有一年，我在蘇州某個有塔的公園裡參觀景德鎮工藝大師的一些瓷繪作品。糟透了！我想他們為什麼不把黃庭堅的墨跡燒在瓷瓶瓷罐上送往五湖四海？

《原樣》中儘管沒一個江西人，但現正著手做這件事，希望人們見到這條“廣告”，能給我們訂單。——你喜歡《原樣》，你就要出錢資助《原樣》。破碎的景德鎮瓷器的片兒要比一件瓷器更有審美性。能夠聯想。聯想的程度的不同，使藝術與淫穢有了區別：面對一幀人體，你的聯想只是唯一的“喔操”，那基本上可定為淫穢品。我想我們的文化市場上的健康的檢查官員完全能夠自測。根據本人的硬度多少來測出藝術與非藝術的可區分等級。

我們的古詩大都是健康的。所

以不停的再版而無人刪除。就像梟雄曹操的享樂主義詩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去日苦多”一句，就是勸諭後人不要嫖娼。嫖娼到性命——去“日”苦多。這樣的解釋是行得通的，因為在前一句，曹操已作了暗示：“譬如朝露”，這“譬如”兩字“乳”的諧音。曹操描寫了一個在早晨就不穿衣服的妓女。只是寫得比我們的詩歌更“晦澀”。

晦澀對健康是有益處的。

吃法

吃法就是活法，而我們的具體的活法成了整體寫作的吃法。在這點上，60年代出生的大部份詩人是有貢獻的。儘管他們的貢獻在下頭，——一些太多的板凳，這可能和他們的童年生活有關：常要拿著板凳隨下放的父母到生產隊裡去開大會。

鄉村的政治的60年代。

沒有蜜蜂的時候，見到胡蜂也是好的。這一只板凳，也足以把那些紳士詩歌的京都代表打昏了。他們在優雅地分食50年代。

而《原樣》只是幾個此時此地無年代無地方的寫作者！米大說過：是從不打人也不吵架但在詩歌實踐上卻有很大的暴力傾向的詩人。

語言暴力：因為在你們的話語系統中。

夏部

把“複印”，兒子唸成了“夏部”。他使漢語新鮮了起來。我

們有太多的複印機了，一個文化人就是一台複印機。我想我國的複印機普及率在世界範圍內是最廣的。文化在我兒子身上開始複印，只是出了點故障，使“複印”成為“夏部”。由於他的知識匱乏，他不自覺地抵制了“複印”，“夏部”著他1996年9月1日以前的生活。

9月1日，開學，一年級。又有一部複印機被組裝了起來，況且有些零配件還是進口的：他的學校開了“實驗班”，——要學英語。他已經達到我的英語水平，能背出“字母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阿拉貢有一首詩，名為〈自殺〉，就是把字母排列了一遍。

我們都自殺過了，並還在自殺著。為了抵制這複印的自殺，——我又回答了以前的一個問題，老一套的問題：我為什麼寫作語言詩。所以我們寫作語言詩。由此有關“晦澀難懂”、“胡言亂語”、“毫無節制”等等也就迎刃而解了。解成兩塊。

一塊在寫作上；

一塊在行為中。

一村是《原樣》中的行為語言詩人。南京的可能的秋天，他跑到一家複印社，對一位複印女孩說：“我要兩張被複印過的白紙。”複印女孩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她說：“一樣的。我送你兩張白紙就是了。”

而一村堅持要兩張被複印過的白紙。

看來複印女孩的精神很健全，她照辦了。我想那兩張被複印過的白紙，肯定與兩張白紙是有區別的。起碼它殘留了複印機的溫度。

從這個行為中，我更多地是看到了一村內心深處的文化歸宿感和認同感。這種文化意義上的歸宿感與認同感，一方面與一村的50年代人有關（他是我們《原樣》中最年長的，差不多有稅務官、畫家盧梭的年齡），另一方面，他把《原樣》中的詩人們被寫作所抑制的文化上的歸宿感和認同感較為曲折地傳達了出來。

文化的誘惑，使通姦成為它最直接的吸引。在這點上，我們的困難是既要抵制中國傳統文化的誘惑複印，又要抵制西方殖民文化的誘惑複印。在後一點上，困難將會更大。因為它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聯繫。前《原樣》畫家劉越就開起了英特耐特酒吧，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喝著百威或藍妹啤酒。我在酒吧裡呆上一會兒，——有現代感，卻無現實感。但它在滲透了。現實感能夠幫助一個語言詩人在語言中更真實的生活。

事實也是如此：抵制複印，但複印的大機器卻繼續運轉。我們逃脫不了，我們所能做的只是讓它謬誤，成為“夏部”。記得紅柳曾把複印這個機制運用到她的詩歌寫作中去，成為她詩歌寫作的一部份。她複印板頭、鐵釘、字的一部份和指甲，她削弱了複印的功利性，使複印只成為複印。這或許對我們是有啟發的。但啟發好像也不大。

抵制複印，但你又不得不被複

印或去複印，《原樣》就這樣產生了。

當《原樣》也成為一台複印機的時候，我就想把它叫作《夏部》。在這裡，我又回答了另一個有關《原樣》的問題，為什麼不連續性地編輯出版。達達主義成為經常性的活動後，就是主義達達了。

或許我明早一醒來，《原樣》已成為一新複印機擺在面前了，並有許多小《原樣》牌在角落裡呼呼轉動。小《原樣》們已經有了，當然，這是他們的事。

插圖

插圖一：

〈打靶〉

插圖二：

〈地圖〉

今早晨起來，我頭疼鼻塞。支氣管炎又犯了。昨晚坐在風口，抽煙，畫插圖，——給這篇文論畫插圖。當時這篇文論還沒一只螞蟻爬過它自己的影子，但插圖的骨頭已雞叫遍地。我已經有五、六年沒畫插圖了。畫起來還算順手：這應歸功於我少年時代的素描功底。想當初我畫了多少個大衛的腦袋，但只畫腦袋，沒畫到他的厥物。房間太小，豈能容一個歐洲人赤身露體地再居住進來。中國從來就不是歡迎移民的國家。我常常為沒畫過大衛的那把橡皮軟尺而遺憾。昨晚我終於解開了這個情結：把〈打靶〉朝上轉180度你就能看到這是一幅具有寫實色彩的繪畫。它具有

獨立的意義，但根於我個人愛好，我把從古至今的一切繪畫作品都看為是插圖：擋在我們與她們花群般之間的一面鏡子。〈打靶〉的製作：剪刀，一只舊信封，膠水和燃燒著的香煙。用這四件不成器的東西，我大致複述出歐洲美術的肚臍眼了。

但〈打靶〉是肚臍眼裡的污垢。

我們每天都在打靶。

這是語言詩人的工作、境況和事件。

而非語言詩人們打著野兔和野鴨。

在中國：1949年前後出生的詩人，差不多都愛好打野豬。

獵物：個頭是越來越小了，但我們與他們太格格不入。幸好打靶講的是環數，而不是格格——圍棋與國際象棋之類的棋盤上的格格。格格不入的話，可能就是環環皆中。以至中心都被打爛了，也就無中心可言。你打中了而不留痕跡，只在與紙靶相應的後山石上出現個王二麻子。這個王二麻子與《原樣》有什麼關係！

打靶：語言詩人必須的工作、境況和事情。

語言之靶。

文字之靶。

我畫下了〈打靶〉，原作：白底（一張白紙），“圖像”是黃色的（一只舊的牛皮紙信封）。我想經過複印，會喪失掉99%的古典趣味。在這個時刻，古典趣味是多麼地重要。為了使自己柔軟下來，我畫了第二幅插圖：

〈地圖〉。

這是一幅非常簡單的畫。它的

最為複雜的部份是裡面我畫下了我的三根半手指。還有一根半手指我想留在我的文論裡。

半根食指和一根大拇指。食指已被談論，還會被談論。他是北島的老師吧。他的貢獻猶如胡適《嘗試集》的貢獻。而北島是郭沫若的《女神》。大拇指，據說香港的一本詩刊叫《大拇指》，是好的意思？為什麼不叫《中指》，這樣指向性也更明了一些。由於我對“食指”的一知半解和對“大拇指”的毫不了解，故在這幅名為〈地圖〉的插圖中只出現我殘破的手掌。像愛國主義的戴望舒一樣。

黃運特來信，說在研究李金髮。李金髮其實與戴望舒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只是李金髮是用方言朗讀他自己的詩歌，而戴望舒則是一口純正的普通話。這對地方性的寫作者而言，戴望舒當然有點煩膩。

《原樣》在中國不是地方性的寫作。如一村所言，是“少數民族”的寫作。在這點上，周亞平正想拍一部文論電視片，我就不闡述了。《原樣》是實驗性藝術公社裡的一個小隊。我們沒有小隊長，我們的小隊長是已故的“先鋒性”。

先鋒性是脆弱的，而實驗性恆長。這與腦力、體力都無關，因為嚴肅使我們保持了最大的勇氣。再加上經驗。

但我今天感冒了，由於畫了插圖的原因。我只得抽一種淡味的香煙。不看到它在冒煙，就不知道我正抽著的是煙。

1996年9月10日上午

在寂靜的時間中，詩歌一再洗刷去流派的價格標記，日益顯露它喃喃自語的天賦，它成了一個“懶人”可以信賴和全神貫注的事業。“懶人創造世界”的弦外之意，在詩歌裡得到應驗。詩歌以它巨大的才能，彌補著小說勤奮身影的疏漏。當詩歌成了某個人以身相許的事業，“事業”這撩人心動的字眼，便挑起計劃和夢想的線頭，計劃又意味時間可以均勻和公平地分配才能。不幸的是詩歌仍得借神諭之口說話，它小心遵從克制、吝惜時間和語言，態度憂慮地表明某些時刻的重要和優越，似乎什麼時候說，總比說什麼更重要。因為那些時刻的語言偏差像縫隙，源源流出深思熟慮的詩歌。這是我對流派、運動和熱情缺乏全面信任的部份理由。

個人的時間史中那些優先和重要的時段，與詩歌史中那些奇跡崛起的偉大時期，一起構成對詩歌天賦說以外的流言和運動的批判。當一個流派開始，它帶來的是流派自身以外的魅力：突然傾斜的信仰，和游絲一樣游走的反叛態度，使各式各樣的折衷主義大行其道，所有陳年老酒似的集體性語匯被迫結束了。

傳統如果存在（我對它的指稱持有異議），也只在個人手上流傳，因為傳統已經或正在游走，它更像地球的地殼，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幾十次漂移。被我們冠以“現代性”的轉身背對，不論我們賦予它多麼宏大的正義和心靈的理由，它仍不可避免淪為製造縫隙的二三種花招。當縫隙和對傳統富於新意的理解成了我們寫作的環境，在傳統或流派之中的

精雕細縷和言聽計從便成為一雙葬送傳統或流派的手，因為向某一極端的運動，向來只剩一種態度，它只對熱情而不是詩歌負責。

在此，我對傳統獲得和風格一樣的理解，它成為富於個性的事業。一旦傳統開始保持它不衰敗的，仍舊是傳統開端的飽含現代性的縫隙、姿態，和天賦中的克制。我願把詩歌理解為新鮮因素和克制品質相互埋怨、謙讓的因緣。其中的個性化是對多種傾向的揉和，和對單一傾向的善意忠告。詩歌實在難以擔負忠貞的良好口碑，它完全被連連在流派之間的愉悅和活力所佔有。面對千差萬別的個性，流派鼓動起來的甄別熱情是否有效，已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詩歌寫作的流暢，是對小說寫作流暢的報復，它往往使我們置身流派的想法落空。在對不同傾向的千差萬別的結合中，一首詩的生長，也是對自身天賦和外來影響的謙遜地把握。

折衷意味著將結束在別人手中已女經開始的事業；意味下意識的奇蹟到來之前，意識中的良好心態，和修養上的充份準備；意味更克制的美，和語言形象的更準確；它的成長和成熟將成為個性最後的，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庇護所。在集中體現了形式成就的經典中（世界詩歌的視野內），在對其內在詩意可以全神貫注的時刻，我看到了折衷主義對單一運動的突圍。1996年，到了該忘卻“折衷”一詞的陳舊含義的時刻，到了該洗刷它身上“一加一除二”的髒水的時刻。

1996.7.18

二十世紀下半葉戰後英國詩壇的主宰

菲利普·拉金

■劉耀中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英國小說家、詩人。拉金在晚年，已是公認的聲名顯赫的詩人。倘若說艾略特支配著英國詩壇的20世紀的上半部份，拉金則是20世紀下半葉戰後詩壇的主宰。他的三部詩作：1955年的《較小之欺詐》(The Less Deceived)；1964年的《偉森的婚禮》(The Whitesun Wedding)和1974年出版的《高高的窗子》(High Window)，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

當你走過心靈的歷程，
你所掌握的，有如提貨單那麼清楚。
對你而言，其他的東西你絕對想不到
它們也是存在
什麼是利潤？只有那，在時間之中
我們對盲目的印象 一知半解
我們承擔著自己所有的行為
也許會將它溯在追源
懺悔吧
當我們的死亡降臨在綠色的夜晚
一切如舊，一切難以滿足
死亡只向每人降臨一次
於是，那人便走向垂死。

在這首詩內，拉金討論對死亡、消失的恐懼。懼怕死亡是懼怕喪失現實。死亡是虛無的兄弟！古希臘哲人、美食主義和快樂主義

者艾庇顧拉斯曾說：“當我存在時，沒有死亡；當有死亡時，我已不存在。”這是自欺欺人之語。西方對死亡的懼怕常圍繞在“我”字上，懼怕才是實在的。

拉金在詩中企圖把懼怕解凍，他的懼怕乃是他丟失了的貨單。他把自己的“我”和其他的“我”清楚地分開。像美國當代詩歌評論家哈路布魯姆(Harold Bloom)說的，當強者詩人發現自己只不過是一複製品時，他的作品便成了他的獨創，而他的焦灼則是影響的焦灼(Anxiety of Influence)。

可是詩人並不是複製品，他的點貨單出自自身。拉金最後否定了布魯姆的話“就算你不是一複製品又如何？”拉金用“幾乎不”來否定或肯定生存。大概，這反映出尼采的意思，“真理是隱喻組成的機械化部隊”。倘若拉金生活在一理想的社會(哲學家的烏托邦)，那裡也不會需要詩人，正如柏特圖的共和國要把詩人趕走一樣。拉金是一犬儒主義者，不管說什麼都自以為是地說：“Big Deal!”

受過正統英國傳統教育，拉金的英語是很高雅的。實際上，他是一個英國沙文主義者。他年輕時看到龐德和艾略特將美國的影響帶入英國而不快，對移民美洲而成為美國公民的詩人奧登進行攻擊。拉金反對所有現代主義的文化，奇怪的是他特別喜歡聽黑

人爵士音樂。但在他的詩歌內，他常用否定的詞首如un；in；dis等等，表現出他潛意識中的朦朧現代主義。

由於他不是多產者，又採用異議者的觀點，人皆嘆息他缺少了意志。拉金也不在詩中浪擲激情。他曾被指為“一杯水主義”。在他編的《牛津20世紀詩歌集》內，他特別編入了哈代、布支曼等人的鄉土詩歌。

拉金於1922年出生於英國本島中部一城市——科芬特里(Coventry)，就讀於英王亨利第八小學和聖約翰中學及牛津大學，與著名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為不同輩的校友。他的父親是市財政官。拉金生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大學中加入了一群有特色的青年群體，其中有安密士(Kinsley Amis)和韋恩(F. Wa-in)。他們特地維持英國鄉村式生活，樸素、節儉、保守、嚴肅及滿足。他們受了美國懺悔派詩人洛厄爾及存在主義、後現實主義的影響，形成了一派。他們的行為，被人稱為“運動”(Movement)。這一派青年詩人有伊莉莎白·真寧斯(Elizabeth Jennings)、湯姆·干恩(Thomas Gunn)等。他們抱著擁護福利社會的態度，帶有懷疑主義的作風，反對文化及其形式的發展，敵視外來的影響；他們悲觀失望，認為只有死亡才能實現世界大同。

這個“運動”，大抵是受了格雷夫斯和安姆生(William Ampson)的影響。青年們認為格氏和安氏的光芒被奧登和艾略特遮蓋了，因而為其鳴不平。除此之外，這個“運動”是與戰時英國的另一個所謂“新啟示(New Apocalyze)詩人運動”對抗的。他們認為“新啟示運動”過於浪漫，帶給社會不良的影響。那些運動雖然未成氣候，但還是在英國詩壇上留下了一段歷史和形象。

拉金於1946年大學畢業後，在一個小城市威靈頓圖書館內工作，雖然忙，但還是有時間寫了兩部小說，《吉爾》(Jin)和《冬天的女孩》(A Girl In The Winter)，還有第三部，但未完成。這幾部書都是談在英國寒冷地區生活的青年，自傳式的。拉金自認都不是成熟的作品。他對圖書館工作頗為滿意，但他當時卻並未意識到這工作對他的重要意義。這工作後來帶他到大都市中的大學工作，使他去了貝爾發斯特和赫爾等地。他的詩作開始受哈代、葉慈、湯瑪斯、格雷夫斯及奧登的影響。

在他的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要成材的焦灼：

誰能面對，
寂寞帶來瞬時的悲傷？
穿過草木豐茂的心靈
無聲地徘徊？

拉金在詩中表現的是英國戰後長大的零落的一代，社會的束縛、宗教信仰的喪失，而且還不具備六十年代青年的反叛精神。這一輩人生長在戰前與戰後的斷層

中。

至於拉金的私人生活，他從未結婚，是一個隱士般的單身漢，雖然他曾與很多女人有過密切來往。他仇視放蕩的生活，嫉妒後來的年輕人比他有更多的自由。他曾寫過“在1963年初次與女人性交”(Sexual Intercourse Begin In 1963)。那時他已41歲，太晚了！他恨父母的嚴格管教，曾寫下“你的爸爸媽媽，操壞了你”(They fuck you up, your mom and dad)。他嘲笑婚姻生活，“為了留住一個女人，他與她結婚。現在她可整天在這兒了。”他還說：“兩個女人生活在一起，也可像獨身者一樣愚蠢。”

拉金善用簡單的英文，但非常留意技巧。他的詩作十分精巧，贏得了作家們的欣賞，然後，他就對社會“大開殺戒”。

拉金無法遮掩他的憤世嫉俗。他的情緒是昏暗的，像一個垂死的鬥獸場上的鬥士，這一點頗似法國劇作家貝克特。對於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來說，死亡的陰影，會使他努力過得更愉快一點。

拉金被認為是逃避主義者、一個挖苦者，態度鮮明。就是他那樣的態度，贏得了一部份英國人的心。1984年秋天，他被授予“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ship)，但他卻拒絕了這一榮譽（當今的英國桂冠詩人是已故美國女詩人西爾維亞·布拉斯的丈夫休斯）。

拉金不是一個多產的詩人。1974年後，他由於失望不再寫作。他對爵士樂也失去了興趣，只是大量喝酒，寫些散文，記錄下他對死亡的恐懼。他否認永生或死後再生，一個心神被困擾，富於情感的詩人，卻有勇氣不接受庸俗的安慰，是值得欽佩的。

嚴格來說，拉金並非一個憎惡

世俗的人。他有過的挫折。他母親之死，使他特別傷心；情場挫折，使他終身不婚。有人勸他求助於精神分析學，他也研究過榮格心理學，到奧登的朋友約翰·萊亞德(John Layard)那裡聽榮格分析心理學課。可是拉金沒有那樣的耐心，只說了句“Fuck it”就退了。

拉金身上有英人堅強的民族特性，面對現代化的社會，發覺自己已成為一犧牲者。

我們看到今日之中國詩歌，也有大同小異的發展過程，同拉金時代一樣，經過各種主義的洗禮——如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鄉土文學、朦朧詩派等。現在的信息傳遞是如此之快速，後現代主義在西方爆炸，它的碎片就已降落在中國文壇上。雨過天晴，筆者看到不久的將來，中國在文化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非馬最新的一本詩集《微雕世界》，被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列入“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于今年五月出版。該書選收非馬近年來在各處發表的作品一百四十四首，分五輯。第一輯〈雨天入水都〉，收集作者到世界各地的旅遊詩；第二輯〈就這樣拉扯著長大〉裡有作者對大自然及人生的觀察與省思；第三輯〈時差〉裡有對故國鄉情的抒發；第四輯〈明星世界〉收集作者對美國及西方社會的觀察與批評；第五輯〈微雕世界〉收入一些比較抒情的作品，涵蓋面更廣，是第三輯的延伸。

●成立于1937年的“芝加哥詩人俱樂部” The Poets Club of Chicago為慶祝六十週年，于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叫做《詩六十年》(60 Years of Poetry)的選集，介紹會員的作品。做為該俱樂部一員的非馬，有五首英文詩作被收入該選集。

●詩人尹玲於七月中自台灣抵美旅遊，攜來一九九七年由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新詩集《一隻白鴿飛過》，逗留洛杉磯期間，並多次與《新大陸》詩刊的詩友們晤面聚談。

●密西西比河畔的詩人周正光，既寫現代詩，亦擅古體七絕，將於近期由《新大陸》詩刊出版他的古體詩集《聽雁扣舷集》。

●旅居新澤西州的牧師詩人張子翊由台灣雅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你從河對岸來》，共收詩四十四首，書前有曉風序，書後有洛夫的評介文章〈初讀張子翊的詩〉。

●秦嶽、金筑主編的《中國詩歌選》(一九九八年版)在台灣由詩藝文出版社出版，收海內外詩人一百卅四人一百九十七首詩作。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 1 |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 已出版 | \$8.00 |
| 11 |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編輯中 | \$8.00 |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保存，請轉送他人